#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魯恭

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莽義和魯匡孫。建初初，爲郡吏，辟太傅趙憙府，召詣白虎觀，復舉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母憂去官。後拜侍御史，和帝時拜魯詩博士，遷侍中，出爲樂安相，徵拜議郎，進侍中，遷光祿勳。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坐事免。殤帝卽位，起爲長樂衞尉。安帝卽位，復代梁鮪爲司徒，以病免。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上疏諫擊匈奴

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暴師于外。已上見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東觀記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數年

㠯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于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㠯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㠯事戎狄、誠非所㠯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㠯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不㠯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于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于下、則陰陽和于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㠯德勝人者昌、㠯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于

史矦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㠯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閒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㠯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䘏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㠯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陛下畱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㠯順天心、後漢魯恭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二、

上疏

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文選王仲宣誄注、

上疏諫盛夏斷獄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庶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于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袁宏紀作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袁宏紀作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于逮召考掠、（袁宏紀此下有擾百姓三字）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

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袁宏紀作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後漢魯恭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六

議奏斷獄以冬至前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于衆乎易十二月袁宏紀作十一月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漢魯恭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六

## 魯丕

丕字叔陵恭弟永平中爲郡督郵功曹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除議郎遷新野令擢青州刺史坐事下獄免元和初徵再遷拜趙相永元中遷東郡太守歷陳留太守坐事下獄免復徵再遷中散大夫進侍中免永初中復徵再遷侍中左中郎將卒年七十五

舉賢良方正對策

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于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㠯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敎，設難㠯觀其謀，煩事㠯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㠯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于名不正。正名之道，所㠯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絶。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㠯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㠯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

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袁宏後漢紀十六、

上疏論說經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于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後漢魯丕傳、

奏止趙王避疾學宮

臣聞禮諸侯薨于路寢、大夫卒于適室、死生有命、非有逃避之典、

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後漢魯丕傳丕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云云詔從丕言

胡騰

騰為南陽從事歷大將軍西曹掾

請比都官從事表

天子無外乘輿所幸便為京師臣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御覽六百六引桂陽先賢畫讚胡騰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揔假騰表云云帝奇其才悉許之

劉毅

毅齊武王曾孫建初二年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永初中召入東觀復故封元初初拜議郎

上書請著太后注紀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

放竹帛流音於管絃伏爲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
虞妃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
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
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
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
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
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
和不圖于心制非舊典不訪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
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幷丕功著于大漢碩惠加于生人巍
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
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
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下之美高宗
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

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閾、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後漢和熹鄧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

## 劉騊駼

騊駼、毅從弟、嗣父復爵臨邑侯、永初中、召入東觀、除校書郎、有集二卷、

### 玄根賦

一足之夔、九頭之鶬、文選江賦注、

戴金翠、珥珠璣、文選洛神賦注、

前殿冬絺、文選七啟注引玄想頌、

致垂棘以爲堺、文選顏延之元皇后哀冊文注、

芳林蓁蓁、朱竹離離、蒌英吐榮、若攄錦而布繡、御覽九百七十五、

素雁蜿蟺感清羽，玄鶴迴翔應徵宮。北堂書鈔一百九引玄根頌。

上書諫鑄錢事

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飧，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鍥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綈繡盈堂，文綺緩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自保蕭牆之內。藝文類聚六十六。

與竇季瑋書

君嚼茹墳典，履公修行。北堂書鈔。

與李子堅書

下車負乘，劇賊未擒。文選范蔚宗後漢書宦者傳論注。吏民彊猾，比屋爲賊。又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注。

郡太守箴一作崔瑗、

有嬴既除、焚舊典紀、蕩滅蕃幾、罷侯置守、奏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溪、靈王不歸、征遐由近、不可請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藝文類聚六十

大漢遵周、化洽九區、文選赭白馬賦注、又陸機皇太子宴玄圃詩注、又趙至與嵇茂齊書注、作遵因、

## 張敏

敏、字伯達、河閒鄭人、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爲尚書、永元中、拜司隸校尉、遷汝南太守、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永初初、爲潁川太守、代周章爲司空、

### 駮輕侮法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

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一作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後漢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永元中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

## 復上疏議輕侮法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人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傲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後漢張敏傳、議寢不省、敏復上疏、和帝從之、又略見通典一百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二、）

應順

順字仲華、汝南南頓人、建初中、舉孝廉、爲尚書郎、轉右丞、出爲冀州刺史、再還東平相、永元中、歷左馮翊、河南尹、拜將作大匠、

上言宜給計吏舍館

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弊朽暴露、朝會邀遠、事不肅給、昔霸國盟主耳、舍諸侯于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百無乎、（續漢百官志二注補引漢官、永元十年應順上言、）

應奉

奉字世叔，順會孫。桓帝時，四府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坐事免。尋爲司隸校尉，引疾退。有洞序九卷。

理李膺等疏

昔秦人觀寶于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于徒中，宣帝徵張敞于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後漢李膺傳）

上書諫立后

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後漢應奉傳、

## 應劭

劭字仲遠、一作仲援、又作仲瑗、奉子、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以高第出為營陵令、遷太山太守、興平初、棄郡奔袁紹、有漢書集解二十四卷、漢朝駁議三十卷、律略論五卷、漢官儀十卷、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集四卷、

貢藥物表

臣劭居郡、舊因計吏獻藥、闕而不修、慙悸交集、無辭日久、今道少通、謹遣五官孫艾貢茯苓十斤、紫芝六枝、鹿茸五斤、五味一斗、計吏發行、輒復表貢、御覽九百八十四、

奏上刪定律令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㠯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㠯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㠯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㠯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敢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㠯藉手、昔鄭人㠯乾鼠爲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緇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

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後漢應劭傳、晉書刑法志、

駮韓卓募兵鮮卑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寍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故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

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後漢應劭傳。又略見藝文類聚六十六，引漢名臣奏。

鮮卑胡市議

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貪玩中國珍異之故耳。藝文類聚六十五，引漢名臣奏。

追駮尚書陳忠活尹次史玉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

科、高祖入關雖尙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宜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胡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後漢應劭傳

舊名諱議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春秋成十年正義、案集解及成十八年經作州滿、蓋六朝本相承寫誤、

## 營陵令到官移書申約吏民

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雅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至于鸞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挐、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僨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風俗通九、

##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竝㠯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作（一本作興）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㠯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注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閒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㠯迷昧聊㠯不才舉爾所知方㠯類聚凡三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于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㠯觀民

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至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于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幷綜事宜于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風俗通 元刻本、

全後漢文卷三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應劭二

漢官儀上

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爲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年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故密令卓茂策曰[案北堂書鈔引作卓茂甲申策書]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純固[案北堂書鈔引有前密令下十三字無下文夫士二字又束身作束髮]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案文選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引作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案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此條引俱作應劭漢官唯文選注引作漢官儀下文凡言漢官者上皆有應劭二字]

傅者覆也[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明帝甲辰策書曰、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爲太傅、北堂書鈔設官部、案此條引作漢官

和帝丁酉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其以彪爲太傅、案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俱引作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朕得專位內之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彌篤、其以禹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北堂書鈔設官部兩引、

冲帝丁酉策書曰、冐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三世掌典機衡、案太平御覽引作樞衡、有匪后不二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兩引、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兩引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

德允元五世從政今㠯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也、初學記職官部、

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㠯太傅見授詔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口、續漢百官志一補注、案三公太師在太傅前、後漢省大師大保、惟置太傅、今改列于後、又案此條末口、今本作闕字、乃校者所記、而後來誤入正文也、今刪正、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㠯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于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平帝元始元年、孔光㠯太師見授太后詔曰、太師先聖之後、道術通明、案北堂書鈔又引作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

報、

太保、古官也、保、養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馬、後漢書光武紀注、案通典職官云應劭漢官謂太尉爲周官、非也、與此異、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而無印綬、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爲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爲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作漢官序、

張衡云、案太平御覽引作河間相張衡說、明帝更司馬司空府、欲復更太尉府、案太平御覽引作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衆、欲更治太尉府、時公南陽趙熹也、案太平御覽引有南陽二字、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旱魃爲虐、民不堪命、曾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

舍員職既少，自足相容，寮表陳之，帝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時憲子世爲侍中驂乘，歸具白之，憲以爲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續漢百官志一補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事，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兩引、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藝文類聚職官部、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成鼎味，太平御覽職官部、

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後漢書銚期傳注、

決曹主罪法事，後漢書王霸傳、

官騎二十二人，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應劭

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于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百官志一補注、通典職官、案應劭曰已下、是漢官儀之文、

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通典職官、

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藝文類聚引作百僚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丞相見免、乘騩馬、自府歸、說文繫傳十九、

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今省、後漢書光武紀注、

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後漢書光武紀注、梁冀傳注、

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隷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後漢書王常傳注、

大司空朱博奏、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空騎吏以下皁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袴、太平御覽服章部、

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後漢書蔡邕傳注、范滂傳注、

令司徒太尉下書州郡、文皆稱公、盡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案通典職官引下有韓子曰背私曰公七字、春秋九命作宰、天子御坐、節起其輿、案其輿當作在輿、見通典、爲下、凡拜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

卿贊、御史授（案當脫印綬二字、見通典）公三讓、然後乃受之、漢禮儀曰、天子稱尊號曰皇帝、言曰制、補制言曰詔、稱民有言有辭曰陛下、今皆施行、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不、仲山甫明之、詔令之義、三公三人、㠯承君、蓋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北堂書鈔設官部、案通典職官引作鼎足三者、三光也、）

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稱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後漢書鮑昱傳注、）

世祖詔（案北堂書鈔引作中興甲寅詔書、）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㠯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㠯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㠯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于縣邑務授試㠯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

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又舊河隄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屬爲謁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爲小郡。監察黎陽謁者，世祖以幽幷州兵騎定天下，（案後漢書竇憲傳注引作光武中興，又定上有克字。）故于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公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續漢百官志一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後漢書和帝紀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文略同，惟無河隄謁者曰下一段。）

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後漢書梁冀傳注）

將軍，周官也。趙王以李牧爲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嬰並爲之。（北堂書鈔設官部）

將軍，周官也。漢興，置大將軍，位丞相上。（北堂書鈔設官部）

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太平御覽職官部）

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嬪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舉高

第茂才官屬，皆倍餘府。太平御覽職官部。

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人。續漢百官志一補注、通典職官。

鼓吹為國盤娛樂，侮爪牙。北堂書鈔儀飾部。

漢興，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是以漢百官志云，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章帝以元舅馬防為車騎將軍，服銀印青綬，位在卿上，絕席。續漢輿服志下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和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賜金印紫綬，位次司空。續漢輿服志下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武帝西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為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折衝萬里。北堂書鈔設官部。

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案當云八年，以中郎將吳常見明帝紀。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

司馬六百石、續漢百官志一補注、

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後漢書安帝紀注、

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

太常、古官也、書曰、伯夷典朕三禮、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百官公卿表云、太常古官、云伯夷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常古官也書曰、伯夷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曰列侯爲之重宗廟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北海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窺內問之澤大怒、曰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取送詔獄並自劾謝議者非其激發不實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史令屬太常、（案張衡傳注引有此二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厤、凡歲奏新年厤、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後漢書張衡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太平御覽引作應劭曰、）

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顓頊、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術數、窮神知化、當春秋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末塗偷進、苟忝茲階、既闇候望、競飭邪偽、以凶為吉、莫之懲糾、（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應劭曰、）

張溫字伯慎、穰人也、封元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于市而厭之、（後漢書竇武傳注、）

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有博者已下十二字、）孝武建元五年、（案朱浮傳注引作武帝、無年字、）初置五經博士、秩六百石、（案太平御

覽引有此四字、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後漢書徐防傳注、

漢置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唐六典二十一、

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唐六典二十一、

博士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相次轉諫大夫、北堂書鈔設官部、

博士限年五十已上、後漢書楊仁傳注、

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唐六典十。）

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明帝紀注。）

園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後漢書皇后紀注。）

憲陵園丞秩三百石、陽陵令秩六百石。（後漢書段熲傳注。）

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侯司馬。（續漢百官志二補注。）

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六典、郎謁諸虎賁羽林舉不安得、當不失勞故曰光祿勳。（太平御覽職官部。）

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案後漢書張霸傳注光祿勳主事見漢官儀。）

于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唐六典一。）

光祿有主簿。（唐六典十五。）

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後漢書吳祐傳注、范滂傳注。）

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北堂書鈔設官部）

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外多至千人、主執戟衛宮陛、及諸虎賁羽林郎皆屬焉、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為之長、（初學記職官部、宋續漢志無郎中令）

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後漢書和帝紀注）

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于五原塞、（北堂書鈔設官部）

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門、

案順帝紀注引有孝武已下十字、北堂書鈔引作孝武皇帝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案白帖七十五引更名虎賁中郎將、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為賁、中郎將冠兩鶡尾、案太平御覽服章部引冠下有插字、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鬬不死不止、案北堂書鈔引有闕下五字、鶡尾、上黨所貢也、後漢書順帝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服食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虎賁中郎將衣紗縠襌衣、虎錦袴、餘郎亦然、漢書江充傳注、北堂書鈔衣冠部兩引、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服章部兩引、布帛部、

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後漢書光武紀注、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已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已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已征伐之士勞苦者為之、故曰羽林士、後漢書順帝紀注、

羽林者、言其為國羽翼、如林盛也、皆冠鶡冠、一名為嚴郎、言其倂禦嚴厲、其後飭取五營高才、列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

同、廣韻九虞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縣丞尉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爲眞、皆所以優之。後漢書和帝紀注、

羽林左右監、屬光祿。後漢書來歷傳注、

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後漢書安帝紀注、

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後漢書曹褒傳注、

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勳。宋藝文類聚引有此六字、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五、

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語曰、案語、當作詔、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北堂書鈔政術部、

天子二十七大夫、職在言議、毗亮九卿、無員多至數十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登高能作賦、可㠯為大夫、感物造端、才知深美、可與國事、故舉爲列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㠯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時、案時當作詩、㠯喻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北堂書鈔設官部、

議郎郎中、秦官也、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公府掾試博士者拜郎中、北堂書鈔設官部、

議郎十二人、秩比六百石、不屬署、不直事、侍御史遷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北堂書鈔設官部、

謁者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㠯督課之、後漢書光武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明皇帝丁酉詔書曰、謁者堯之尊官、所㠯試舜于四門、北堂書鈔設官部

明帝詔書、昔燕太子使荊軻刧始皇、變起兩楹之閒、其後謁者之引客持匕首劍、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㠯版、北堂書鈔設官部

謁者皆著緗績大冠白絹單衣、北堂書鈔衣冠部、太平御覽服章部、
謁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報章奏事及喪弔祭享、北堂書鈔設官部、
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後漢書雷義傳注、
舊河隄謁者居之、水經注濟水、
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案和帝紀注引作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李郃以公車司馬入為侍中、後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後漢書光武紀注、和帝紀注、三輔黄圖二、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北宮衞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譙元傳注、
凡居宮中、皆施籍于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後漢書竇武傳注、
崇賢門內德陽殿、後漢書順帝紀注、

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案文選東京賦注引漢有承華廄、皆秩六百石、後漢書和帝紀注、三輔黃圖六、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後漢百官公卿表注、後漢書和帝紀注、

廷尉責案上御史臺、通典職官、

光武時有㠯疑獄見廷尉、曹史張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于是冊免廷尉、㠯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㠯厲其臣節也、通典職官、大平御覽職官部、

秦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改曰大鴻臚、初學記職官部、

鴻臚、景帝置、北堂書鈔設官部、

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迹、賜與諡及哀策誄文、通典職官、

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鴻臚之任亦同（初學記職官部）

宗正卿秩中二千石（後漢書安帝紀注）

長公主傅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乘一人三百石（後漢書皇后紀注）

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食官永巷長令家令各一人（後漢書鄧晨傳注）

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逮至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一日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初秦置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又改為納言東漢復曰大司農（初學記職官部白帖七十）

五丞二千石、續漢志百官三補注、案此條引作應劭漢官秩、

平準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靈帝紀注、

廪犧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和帝紀注、董卓傳注、

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秩中二千石、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北堂書鈔設官部、

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爲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續漢百官志三補注、案引作漢官、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別爲少藏、故曰少府、

田租芻藁、以給經用、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續漢百官志三補注、

太醫令、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丞三百石、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醫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安帝紀注、

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過召拜、比秩四百石、三歲爲令、以供養勞苦遷。案此下當有闕文。左丞、有湯官丞、案當云有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配、案當云有甘丞、掌諸甘肥。皆見續漢書志及補注。右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太官令秩一千石、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置四丞。唐六典十五。

太官、主膳羞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案光武紀注引、口實、膳羞之事也。

太官丞官也、在外掌果瓜菜茹。太平御覽菜茹部。

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

守官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

鴻德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案鴻德二字從桓帝紀注、以小字別之、下凡倣此。

侍中、周官也。案太平御覽引連下金蟬一段。侍中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案北堂書鈔引作切問、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于茲。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

汲職官部、白帖七十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侍中金蟬左貂、案藝文類聚引作有貂誤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案晉書輿服志引作飲清目在腋下、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口任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案晉書輿服志引溫潤作柔縟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案者上當有說字論當作生依續漢志補注引予覽戰國策、乃知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孝桓末、案北堂書鈔引有孝桓二字侍中皇權、參乘問貂蟬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殿云不爲從、還宮、左遷議郎、續漢志輿服下補注、晉書輿服志、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器物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初學記職官部、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

國璽、操斬蛇劒、乘（案乘上當有參字見通典）輿中官俱止禁中、（案輿當作與見通典、）後漢書獻帝紀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侍中秩千石、（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唐六典八引作秩比二千石、續漢志百官三補注引漢官秩千石）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恩倖傳論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成帝取明經者充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參議可正爲止殿行則負璽、舊高取一人爲僕射、後改爲祭酒、（北堂書鈔設官部、）

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目親密近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靑蒲上、（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桓帝時侍中迺存、（藝文類聚作刁存、野客叢書二十五作刁協、案刁存是也、刁協晉人誤、）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決、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寮友諸賢、聞其愆失、求視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更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于此耳、（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職官部、香部、）

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于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文選陳太邱碑注、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抱劍、文選東京賦注、藉田賦注、安陸王碑注、

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通典職官、

漢因秦置侍中舍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已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後漢書朱穆傳注、太平御覽服章部、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後漢書獻帝紀注、

給事黃門侍郎、案北堂書鈔、文選注、引無黃門二字、下同、位次侍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于中、故曰給事、案太平御覽引、下有中字、黃門侍郎、獻帝置六員、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恩倖傳論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後漢書獻帝紀注、

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無常員、皆爲加官、（初學記職官部、）

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俱掌問應對、世祖省之、案漢初有散騎侍郎、掌侍省、皆爲騎郎、貲滿五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常侍、蓋此官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三、太平御覽職官部、初學記職官部、）

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員、多以爲加官、（初學記職官部、）

黃門令、秩六百石、（後漢書皇后紀注、）

黃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黃門冗從僕射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

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後漢書安帝紀注、）

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

就此室也、後漢書皇后紀注、

永巷令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後漢書靈帝紀注、

濯龍監六百石、續漢志百官三補注、案此條本引作應劭漢官秩、

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也、後漢書桓帝紀注、案續漢志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此衍貨字、

内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後漢書梁商傳注、

内者主帷帳、後漢書皇后紀注、

朔平署司馬一人、後漢書桓帝紀注、案朔平署不見于續漢志、

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紀綱、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案初學記職官部又引尚書官出百官寮皆迴車避也、衛士傳不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唐六典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寺、初學記職官部、

尚書令奏官、銅印墨綬、案初學記一引作漢初並用士人為尚書令、秩一千石、與此異、又案墨當作青、見通典職官、與後漢書輿服志合、每朝會、案唐六典引、有此三字、與司隸校尉御史大夫中丞案唐六典、太平御覽引無大夫二字、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如此、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兩引、藝文類聚職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舊置中書官、領尚書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僕射秩六百石、公為之、加至二千石、唐六典一、

獻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郃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朕命惟允、案藝文類聚白帖引俱有此四字、詩曰、惟仲山甫王之喉舌、宣王已中興、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

慎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後漢書光武紀注、

尚書秩五百石、次補二千石、唐六典一、

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初學記職官部、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注、袁紹檄豫州注、

尚書左丞、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廩假錢穀、唐六典一、

左右丞、以次郎補也、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引作侍臣上注、

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初學記職官部兩引、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案史民二字當在此下，見通典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人主錢帛貢獻委輸。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初學記職官部。

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中，三年稱侍郎。太平御覽職官部。

郎已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初上稱郎中，滿歲為侍郎。北堂書鈔設官部。

尚書郎初入臺為郎中，滿歲稱為侍郎，五歲遷太尉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能通蒼頡史篇，案通典引作史籀。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唐六典一，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北堂書鈔設官部丞郎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案當云執板揖無對揖見通典郎見左右丞對揖呼曰左右君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白帖七十二太平御覽職官部尚書郎給靑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案初學記引作入直臺廨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爐燒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案北堂書鈔引作賜珥赤官大筆一雙分墨一丸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尚書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

作漢官、

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案太平御覽引作一宮工作，無下文十一字。楷于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藝文類聚雜文部、太平御覽文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初學記文部。

曹郎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有尚書曹郎有考功郎中一人。唐六典二

武帝時，館陶公主爲子乞郎，不許，賜錢千萬，上曰：夫郎上應列宿，出居百里，使非其人，民受其傷，故時稱明慎之至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制八座丞郎初拜，竝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周禮有典瑞掌節之士，蓋所目宣命重威，爲國信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寮。後漢書周紆傳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周紆傳注所引察作司

御史秦官也案周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皆曰漢官儀侍臣下曰蓋其篇名也

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之或說古有獬豸獸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奏事云案奏當作秦見通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後漢書何敞傳注初學記典職官部服食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柱史以鐵爲冠張武曰當以柱史惠文冠治之錦繡萬花谷十一

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廌獸案此豸廌二字皆當作廌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爲冠令觸人也左氏正義成公九年

柱下史老聃爲之秦改爲御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爲柱言其審案當有固字不撓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侍御史出督州郡賦稅逐捕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

官、建武七年省、通典職官、

老子爲周柱下史、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初學記職官部、

治書侍御史、宣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獄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後置、秩六百石、印綬與符璽郎共、平治廷尉奏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後漢書班固傳注、案續漢志蘭臺令史秩六百石、

執金吾比二千石、丞六百石、案續漢志百官四補注、此條引作漢官秩、

執金吾典執金革、以禦非常、北堂書鈔設官部、

執金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案當有人字、五十人、案當作五百二十人、輿馬導從、充滿于路、世祖微時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是也、續漢志百官四補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作漢官、太平御覽又作卒尹下、見續漢書志補注、通典此五百者、伍伯也、

執金吾屬官府武庫令丞、案府當作有、見續漢書志補注、從騎二百人、案後漢書竇憲傳注、張酺傳注、引作緹騎、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

注矣、中興已來、但專徼循、不預國政、北堂書鈔設官部、

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靜室令、式道候、奉官也、靜宮令車駕出、在前驅靜淸所徼車迹日

曰示重愼也、式道左右凡三、惟車駕出、迎式道持麾王宮、行之乃

開、北堂書鈔設官部、○案、續漢書志執金吾下本注云、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淸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云云、此所引多誤、當依彼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 應劭三

## 漢官儀下

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文選陸士衡侍宴宣猷堂詩注，劉越石勸進表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詹事，秦官也。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廣韻二十四鹽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帝祖母爲太皇太后，其所居者長信宮。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樂少府、長信少府、長信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爲之。後漢書皇后紀注。

永樂太僕用中人爲之。後漢書皇后紀注。

太子舍人，王家郎中。案張霸傳注引王家郎中作選良家子孫，與續漢志補注引漢官同。又案通典云：此郎

中選良家子孫、續漢書志云更直宿衞如三署郎中此有譌脫茲秩二百石、無員、後漢書靈帝紀注、侯霸傳注、

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敕大官尚食宰

吏、非其朝日、使僕中允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

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衞徼巡、後漢書班彪傳注、

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兩梁冠、通典職官、

門大夫選四府掾屬、通典職官、

將作大匠、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員位、次

河南尹、永元七年、續漢志補注引漢官作永元十年大匠應慎上言、百郡計吏、觀

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溼暴露、昔晉國霸之盟

主耳、舍諸侯于隸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

和帝嘉納之、即創業焉、續漢志補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左授署屬將作大匠、後漢書皇甫規傳注、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

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張湛注、張衡傳注

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二千石。續漢百官志四補注、案此條引作漢官秩。

十二門皆有亭。後漢書皇后紀注。

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尼于戌，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漢家初成古。故以丹漆鏤之。續漢志補注、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故丹鏤之。

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案續漢志補注引夜作宿。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之，良是，案續漢志補注引良是作悵然。遂堅縛之，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後漢書循吏傳注、續漢百官志四補注、水經注穀水、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兩引、文選懷舊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

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士七千三百六十七人。後漢書安帝紀注。

驍騎，漢官也，武帝以李廣爲之，後世祖建武九年，始改屯騎。北堂書鈔

設官部、

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後漢書鄭衆傳注、

步兵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後漢書皇后紀注、

司隸校尉部河南內、案內上當有河字、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宏農七郡、案後漢書魯恭傳注引作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宏農、段熲傳注引作部河南洛陽管三輔三河宏農七部、于河南洛陽、故謂東京爲司隸、後漢書光武紀注、

司隸校尉、征和中陽石子孫徵聲、案子當作公、巫蠱之獄、乃依周禮、置司隸校尉、持節、都督大姦猾事、復置其司、今董領京師三輔三河宏農者、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已下、及刺州郡國、無不統、陛下見諸卿皆獨席、太平御覽職官部、

司隸校尉、初置唯實領王章鮑宣、糾上檢下、嚴刑必斷、實威憚之、京師政清、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後漢書賈武傳注、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北堂書鈔引作掌洛陽中百姓、）

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後漢書傳燮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周城、（案周城當作成周、）周之衰微、分爲西周、（案西上當有東字、東周洛陽、西周河南、）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案藝文類聚引河雒伊作洛陽伊誤、）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從都雒陽、改號爲尹、尹、正也、詩曰、赫赫師尹、（藝文類聚地部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續漢郡國志一補注、）

仁恕掾正獄、屬河南尹、（後漢書魯恭傳注、）

周監二代曰伯，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夷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㠯交朔獨不稱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襲，始開北方，遂交南方，爲子孫基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朱博言刺史督察郡國，從來故事，居九歲，案居下當有部字，爲守相，北堂書鈔設官部

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失次，請罷置牧，案署當作翟，見通典所載何武與翟方進奏，秩二千石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同諸郡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㠯列國，陳魯齊吳是也，

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列國、陳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案初學記州郡部、藝文類聚水部、太平御覽地部、引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豫章章樹生庭中、（案水經注贛水、太平御覽水部、具引此句、）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稽是也、（水經注河水、太平御覽州郡部、）京兆絕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盛也、左輔右弼、舂翊承風也、張掖始開、埊張臂掖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張國臂掖故曰張掖、）

馮輔翊翊故以爲名、（太平御覽州郡部、）

宏大也、所以廣大豐業也、（太平御覽州郡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後漢書史弼傳注、）

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案陵當作夏、）武陵南郡、（案續漢書志荊州郡七、此

上是也下章陵乃南陽縣中有脫文、章陵、後漢書劉表傳注、

大府秩二千石、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丞者、丞也、長史、眾史之長、北堂書鈔設官部、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左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後漢書彭修傳注、

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補盜賊、案補當作備、見續漢書志、景帝更名都尉、建武十年、省惟邊郡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後漢書桓帝紀注、

京兆虎牙扶風都尉、案耿恭傳注引有郡比二千石五字、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後漢書安帝紀注、耿恭傳注、竇憲傳注、南匈奴傳注、

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出戰、乃裹餱糧、干戈戚揚、四方莫當、自

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强敵，猶鴆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張角，懷挾妖僞，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横，多僵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兹，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洽，折衝壓難，若指于掌，故置右扶風（案此下當脫文、續漢志百官五補注）

世祖中興，海内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一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隊絶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案二字有誤）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

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吕充實之。續漢郡國志五補注、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吕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吕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書光武紀注、

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吕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二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兵、不給衞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亭長課徼巡尉、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版、吕劾賊、索繩吕收執賊、續漢百官志五補注、案此條亦見漢舊儀、

皆郵功曹郡之極位、後漢書張酺傳注、

孝廉、古之貢士、皆備甲科之謂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上試之以事、非試之以誦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詔曰、上士貢名、茂才是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朔元年、詔二千石舉孝廉以化風俗、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朔元年詔曰、深詔執事、興孝廉成風俗、紹聖緒、北堂書鈔設官部、

和帝詔曰、大郡口五十萬、舉孝廉二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爲縣、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爲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

實、續漢百官志五補注、

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救去軒綬、時偃師長治有能名目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目為故事、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續漢百官志五補注、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漢書成帝紀注、河間獻王傳如淳注、

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後漢書光武紀注、

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後漢書光武紀注、

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旃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將藏詔書敕自受、續漢百官志五補注、

護烏桓校尉孝武帝時烏桓屬漢始于幽州置之擁節監領秩比

二千石、太平御覽職官部、

烏桓校尉屯上谷甯縣、後漢書張奐傳注、

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並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馬、續漢百官志五補注、案此屬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于隴西令居縣、後漢書光武紀注、

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續漢百官志五補注、案此屬護羌校尉史字下亦當有一人二字、

戊己中央鎮撫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後漢書明帝紀注西域傳注、案戊己校尉不見于續漢志、

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令戊己都護領之、太平御覽職官部、

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文選難蜀父老注、

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廷、案廷當作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案續漢書志無此句、似當云無土關內侯、㠯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限諸侯、案限當作猥、後漢書和帝紀注、鄧禹傳注、

皇后父兄弟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敕馬太后曰、漢典、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通典職官

天子建侯上法四七、後漢書劉瑜傳注、

伯使、主為諸侯官驅使避路于道陌中、故言伯使、通典職官引云漢官中有伯使云云、

太保作月三百五十斛、唐六典一

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二千石其俸月百二十斛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漢書百官公卿表注通典職官、並引皆作漢官名秩簿

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請已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通典職官、

范遷字子閭沛人也後漢書明帝紀注、牟融傳注、案凡引人名皆舉其官今不能知者總附于此、

王敏字叔公并州陽城人也後漢書明帝紀注、

尹睦字伯師河南鞏州人也後漢書和帝紀注、張酺傳注、

梁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後漢書殤帝紀注、魯恭傳注、

周章字次叔荊州隨縣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

李脩字伯游豫州襄城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虞詡傳注、李脩傳注、

劉授字孟春徐州武原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楊震傳注、

呂蓋、字君上、苑陵人也、後漢書恭傳注、

許訓、字季師、平輿人也、後漢書劉寬傳注、

宋俱、字伯儷、後漢書宗均傳注、

陶敦、字文理、京兆人也、後漢書虞詡傳注、

劉矩、字叔方、後漢書皇甫規傳注、

尹訟、字公孫、鞏人也、後漢書陳順傳注。

樊陵、字德雲、後漢書李膺傳注、

劉宏、字子高、安衆人也、後漢書董卓傳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應劭 四

風俗通義 案風俗通義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為六卷

易說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五霸黠功，二字疑 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御覽七十七

傳曰，后稷冬耕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御覽三百八十七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務劇力，不暇供，力一作劣 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絙人也，御覽七十八，又三百六十

上古之時，艸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意林

大禹闕（疑）百品之羞、而菲庖廚、殷湯蕨寢黃屋、駕鳥而乘露輿、御覽四百三十一、

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綈、御覽六百九十七、

秦政并吞六國、包宇宙之宏做、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文選西征賦注、

不舉併生三子。俗說生子至于三、倡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案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餼、生三子者、與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霸會稽之恥、行霸于中國也、古陸終氏、娶于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為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將生，齊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謹案左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意林、御覽三百六十一。

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御覽三百七十四。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案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意林。

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一作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藝文類聚六十四、御覽一百八十。

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問，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

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為病也、（匡謬正俗八、藝文類聚七十五、史記刺客傳索隱、意林、御覽三百七十六又七百三十九、）

菟䯚、俗說臘正旦（一作祖、）食得菟䯚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說食菟䯚者、令人面免生䯚露見醜惡、今覺得之嘉、不為已疾也、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其過、故穿窬盜竊者䯚、䯚者、去膝蓋骨也、（䯚者去膝蓋五字、舊脫、依漢書武帝紀注補之、語方完、）遂至暴秦、亂獄紛紛、烹俎車裂、（車裂下一有抽脅二字、）黥首貇愁、飲泣永歎、凡人食得菟䯚、以為佳瑞、物類相感、冀全已之䯚也、（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三十三又六百四十八又九百七十、）

俗說、臨日月薄蝕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慎也、（御覽八百四十九、）

俗說雷不作醬、雷聲發不作醬、何也、令人腹內雷鳴也、謹案子路

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衞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北堂書鈔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

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闘爭、案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饌、了無闘者、御覽八百四十九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俗死字或老字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營陵令、正觸大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意林、

俗說二人共澡手、令人闘爭、亘無異器共當澡者、其祝曰、人相愛狗相齧、言狗闘時、洒之己水、便自解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坐不移罇、俗說凡宴飲者、移轉罇酒、令人闘爭、一作訟諍、御覽四百九十六、又七百六十一、

俗說帷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癘、書鈔百三十二、御覽七百、

俗說臥枕戶砌、鬼陷其頭、令人病顛、御覽七百三十九、

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一、
諸郭皆諱禿、顏氏家訓書證篇下、云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
雞伏鴨卵、雞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雞出而隨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御覽九百十八、
呼雞曰朱朱、俗說雞本朱公一作朱氏翁化而為之、今呼雞皆朱朱也、謹案說文解字、喌二口為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侶耳、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八、
呼虎為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御覽八百九十一、
蕭蕭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它所作、掉尾蕭蕭、謹案蝦蟇既處水中、其尾又短、正使能掉之、豈能蕭蕭乎、原其所以、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振擊、一作擊之常蕭蕭也、蝦蟇夏馬音相侶、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九百四十九、

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艸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諸公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于風俗也、藝文類聚五、御覽三十一、

赤春俗說、赤春從人假貸、皆自乏之時、謹案詩曰、春日載陽、有鳴鶬鶊、月令、衣青衣、服蒼玉、又爾雅、春曰青陽、凡三春時、不得服赤也、今里語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牛、不當斥角、春不當從人求索也、斥與赤音相似、御覽二十、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案人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謹案織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己織維（縫疑）告成于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

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脫禍今家人織新縑皆取著後縑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一作義）也（御覽二十三、又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一作縷）俗說以益人命（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御覽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又曰亦因屈原（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一）

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為四方黃為中央襞方綴于胸前以示婦人蠶（一作訖）功也織麥麵懸于門以示農工成傳（卽縛字）聲以發為辟兵耳（御覽三十一注云麵麥璧也）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歲華紀麗）

俗說高祖與項羽（一作籍）戰敗于京索閒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一作追者不疑、一云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人也謹案少皞五鳩鳩民者聚民也周

醴羅氏獻鳩杖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水經注七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七百十七又九百二十一太平寰宇記五十二

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于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御覽六百九十六

眾口鑠金俗說有美金于此眾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所謂眾口鑠金御覽八百十一

眾心成城俗說眾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藝文類聚六十三

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御覽八百三十六

燒穰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也御覽九百七十九

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說池中魚、（中讀曰仲）人姓字、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已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見、（一作死）但就取、（一作把）之、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一作善類）也、（藝文類聚八十、又九十、又九十六、意林、御覽八百七十、又九百三十五、通鑑注梁紀十六、）

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為兩袒者也、（藝文類聚四十、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云、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糴穀、明其癡騃不足也、凡靳不施惠者曰夜糴、（御覽四百九十、又七百三十九、又八百二十八、多末一句、）

徙不上墓、俗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謹

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啟手足以歸全也、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新出狴犴、臭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時也、見子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神明不歆、家（號誤或是故字）當不（疑倒）上墓耳、（御覽六百四十二、）

俗說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為觸壙、殊方語也、（御覽五百五十二、）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御覽九百五十四）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一作百二、）里、臨別取釜、各不相問為誰、亦不謝、後車者（一作家、）繫獄當死、釜主竟往築之、（一作募人取之說、）穿壁未達、曰極哉、（一無此三字、）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與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御覽四百二十一、又

七百五十七、

桼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文選魏都賦注、)

殺靑書可繕寫、謹桼劉向別錄曰、殺靑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乾之、陳楚閒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靑者、竹斯爲明矣、今東觀書、竹素也、(初學記二十八、御覽六百六、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廣韻八戈作過栩、)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御覽五百九十三、)

俗說有功德賜金者、皆黃金也、謹案孫子兵書、曰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諫(即間字、古通用、)楚千金、賂(一作賜、)二疏五十斤、故黃金也、或

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意林、御覽六百三十三、

鹹如炭、俗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已入口、入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案東海朐人曉知鹽法者、云櫳鹽木、多日每燋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御覽八百六十五、

酢如蓂莢、謹案孝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之、已調味、後已醯醢代之、御覽八百六十六、又八百七十三、

俗說騏馬啖賓客、宴食已闋、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施、一作便、出脯鮓椒薑鹽豉、言其速疾如騏馬之傳命、書鈔百四十二、御覽八百四十九、

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文選荅客難注、

馬一匹、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俗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為匹、與馬相匹耳、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爲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又七百七十六、通鑑注漢紀三十三、

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剉斬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爲勞極、然入傳舍、偃臥無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御覽七百七十五、後漢書趙熹傳注、通鑑注晉紀二十、

俗說大餓不在一有一字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吳郡名酒杯爲槃、字見方言、廣雅、曹憲音反章反、言大餓人得一槃飯、無所益也、盌相六不守熟案蒸飯耍泥疑當從說文作氣流謂之餾音、與六相似也、御覽四百八十六、又八百五十、

疲馬不能度繩、俗說馬羸不能度纚索、或云、不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案、齊有繩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殺君馬者路旁兒也、俗說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旁

小兒觀之，御驚致死，案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御覽作觀者快馬之走騁也，騁者云云，今從類聚。馳驅不已，至于瘠死，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賣牛勿握角，令不售，案恐觸人，人不敢取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三十六終